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

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，正自好笑，忽見寶玉也來了。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的妹子，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。因這園中有素和柳家的不好的，便又告出柳家的來，說和他妹子是夥計，賺了平分。因此，鳳姐要治柳家的之罪。那柳家的聽得此言，便慌了手脚，因因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為深厚，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，轉告訴了寶玉。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嬾嬾也現有此罪，不若來約同迎春去討情，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，故此前來。忽見許多人在此，見他來時，都問道：「你的病可好了？跑來做什麼？」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，只說：「來看二姐姐。」當下眾人也不在意，且說些閒話。平兒便出去辦釁金鳳一事。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，口內百般央求，只說：「姑娘好歹口內超生，我橫豎去贖了來！」平兒笑道：「你遲也贖，早也贖。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你的意思得過就過。既這麼樣，我也不好意思告訴人，趁早兒取了來，交給我，一字不提。」玉柱兒媳婦聽說，方放下心來，就拜謝。又說：「姑娘自去貴幹，趕晚贖了來，先回了姑娘再送去，如何？」平兒道：「趕晚不來，可別怨我。」說畢，二人方分路，各自散了。

平兒到房，鳳姐問他：「三姑娘叫你做什麼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三姑娘怕奶奶生氣，叫我勸著奶奶些，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些什麼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倒是他還惦記我。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，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，凡妹子所為都是他作主。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自己保養保養也好的，我因聽不進去，果然應了，先把太太得罪了，而且反賺了一場病。如今我也看破了，隨他們鬧去罷，橫豎還有許多人呢。我白操一會子心，倒惹的萬人咒罵，不如且自家養養病。就是病好了，我也會做好好先生，得樂且樂，得笑且笑，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。所以我只答應著知道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果然如此，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！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賈璉進來，拍手歎氣道：「好好兒的又生事！前兒我和鴛鴦借當，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？剛纔太太叫過我去，叫我不管那裡先借二百銀子，做八月□五節下用。我回沒處借。太太就說：『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，我白和你商量，你就搪塞我！你就沒地方兒？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裡的？連老太太的東西，你都有神通弄出來，這會二百銀子，你就這樣難！虧我沒和別人說去！』我想太太分明不短，何苦來又尋事奈何人！」鳳姐兒道：「那日並沒個外人，誰走了這個消息？」平兒聽了，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，想了半日，笑道：「是了！那日說話時沒人，就只晚上送東西來的時候兒，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，可巧來送漿衣裳。他下房裡坐了一會子，看見一大箱子東西，自然要問，必是丫頭們不知道，說出來了也未可知。」因此，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：「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了？」眾小丫頭慌了，都跪下賭神發誓說：「自來也沒敢多說一句話。有人凡問什麼，都答應不知道，這事如何敢說？」

鳳姐詳情度理，說：「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，倒別委屈了他們，如今把這事靠後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。寧可僭們短些，別又討沒意思。」因叫：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，送去完事。」賈璉道：「索性多押二百，僭們也要使呢。」鳳姐道：「很不必，我沒處使。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！」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婦領去，不一時，拿了銀子來，賈璉親自送去。不在話下。

這裡鳳姐和平兒猜疑定風的人，「反叫鴛鴦受累，豈不是僭們之過？」正在胡想，人報：「太太來了。」鳳姐聽了詫異，不知何事，遂與平兒等忙迎出來。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，只帶一個貼己小丫頭走來，一語不發，走至裡間坐下。鳳姐忙捧茶，因陪笑問道：「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裡逛逛？」王夫人喝命：「平兒出去！」平兒見了這般，不知怎麼了，忙應了一聲，帶著眾小丫頭，一齊出去，在房門外站住。一面將房門掩了，自己坐在台階上，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。

鳳姐也著了慌，不知有何事。只見王夫人含著淚，從袖裡扔出一個香袋來，說：「你瞧！」鳳姐忙拾起一看，見是□錦春意香袋，也嚇了一跳，忙問：「太太從那裡得來？」王夫人見問，越發淚如雨下，顫聲說道：「我從那裡得來？我天天坐在井裡，想你是個細心人，所以我纔偷空兒。誰知你也和我一樣！這樣東西，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，被老太太的丫頭拾著，不虧你婆婆看見，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！我且問你：這個東西如何丟在那裡？」鳳姐聽得，也更了顏色，忙問：「太太怎麼知道是我的？」王夫人又哭又歎道：「你反問我？你想，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，餘者老婆子們，要這個何用？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？自然是那璉兒——不長進下流種子——那裡弄來的！你們又和氣，當作一件玩意兒，年輕的人，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，你還和我賴！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，尚未揀得；倘或丫頭們揀著，你妹妹看見，這還了得！不然，有那小丫頭們揀著出去，說是園內揀的，外人知道，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？」

鳳姐聽說，又急又愧，登時紫脹了面皮，便挨著炕沿雙膝跪下，也含淚訴道：「太太說的固然有理，我也不敢辯。但我並無這樣東西，其中還要求太太細想。這香袋兒是外頭仿著內工繡的，連穗子一概都是市賣的東西。我雖年輕不尊重，也不肯要這樣東西。再者，這也不是常帶著的，我縱然有，也只好在私處擱著，焉肯在身上常帶，各處逛去？況且又在園裡去，個個姊妹，我們都肯拉拉扯扯，倘或露出來，不但在姊妹前看見，就是奴才看見，我有什麼意思？三則論主子內，我是年輕媳婦，算起來，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了。況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，焉知不是他們掉的？再者，除我常在園裡，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，嫣紅翠雲那幾個人，也都是年輕的人，他們更該有這個了。還有那邊珍大嫂子，他也不算很老，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，又焉知不是他們的？況且園內丫頭也多，保不住都是正經的。或者年紀大些的，知道了人事，一刻查問不到，偷出去了；或借著因由，合二門上小兒們打牙撻嘴兒；外頭得了來的，也未可知。不但我沒此事，就連平兒，我也以下保的。太太請細想！」

王夫人聽了這一席話，很近情理，因歎道：「你起來。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，不至這樣輕薄，不過我氣激你的話。但只如今且怎麼處？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，把我氣了個死！」鳳姐道：「太太快別生氣。若被眾人覺察了，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。且平心靜氣，暗暗訪察，纔能得這個實在；縱然訪不著，外人也不能知道。如今惟有趁著賭錢的因由，革了許多人這空兒，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，安插在園裡，以查賭為由。再，如今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了，保不住人大心大，生事作耗。等鬧出來，反悔之不及。如今若無故裁革，不但姑娘們委屈，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。不如趁著這機會，以後凡年紀大些的，或有些磨牙難纏的，拿個錯兒，攆出去，配了人：一則保的住沒有別事，二則也可省些用度。太太想我這話如何？」王夫人歎道：「你說的何嘗不是？但從公細想，你這幾個姊妹，每人只有兩三個丫頭像人，餘者竟是小鬼兒似的，如今再去了，不但我心裡不忍，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。雖然艱難，也還窮不至此。我雖沒受過大榮華，比你們是強些，如今寧可省我些，別委屈了他們。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，就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！」鳳姐即喚平兒進來，吩咐出去。

一時，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、鄭華家的、來旺家的、來喜家的——現在五家陪房——進來。王夫人正嫌人少，不能勘察，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，正是方纔他送香袋來的。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，原無二意，今見他來打聽此事，便向他說：「你去回了太太，也進園來照管照管，比別人強些。」

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，那些丫鬟們不大趨奉他，他心裡不自在，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著，恰好生出這件事來，以為得了把柄；又聽王夫人委托他，正碰在心坎上，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不是奴才多話，論理，這事早該嚴緊些的。太太也不大往園裡去，這些女孩子們，一個個倒像受了誥封似的，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。鬧下天來，誰敢哼一聲兒？不然，就調唆姑娘們，說欺負了姑娘們了，誰還耽得起？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跟姑娘們的丫頭比別的嬌貴些，這也是常情。」王善保家的道：「別的還罷了，太太不知，頭一個是寶玉屋裡的晴雯。那丫頭仗著他的模樣兒比別人標致些，又長了一張巧嘴，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，在人跟前能說

憤道，抓尖要強。一句話不投機，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，妖妖調調，大不成個體統！」

王夫人聽了這話，猛然觸動往事，便問鳳姐道：「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，有一個水蛇腰，削肩膀兒，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，正在那裡罵小丫頭。我心裡很看不上那狂樣子，因同老太太走，我不曾說他。後來要問是誰，偏又忘了。今日對了檻兒，這丫頭想必就是他了？」鳳姐道：「若論這些丫頭們，共總比起來，都沒晴雯長得好。論舉止言語，他原輕薄些。方纔太太說的倒很像他，我也忘了那日的事，不敢混說。」

王善保家的便道：「不用這樣，此刻不難叫了他來，太太瞧瞧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屋裡常見我的，只有襲人麝月，這兩個笨笨的倒好。要有這個，他自然不敢來見我呀。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。且又出來這個事，好好的寶玉，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，那還了得！」因叫自己的丫頭來，吩咐他道：「你去，只說我有話問他，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玉不必來，有一個晴雯最伶俐，叫他即刻快來。你不許和他說什麼。」小丫頭答應了，走入怡紅院，正值晴雯身上不好，睡中覺纔起來，發悶呢。聽如此說，只得跟了他來。

素日晴雯不敢出頭，因連日不自在，並沒分粧飾，自為無礙。及到了鳳姐房中，王夫人一見他禪釵鬢鬆，衫垂帶褪，大有春睡捧心之態，而且形容面貌，恰是上月的那人，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。王夫人便冷笑道：「好個美人兒！真像個病西施了！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？你幹的事，打量我不知道呢！我且放著你，自然明兒揭你的皮！——寶玉今日可好些？」

晴雯一聽如此說，心內大異，便知有人暗算了。他雖然著惱，只不敢作聲。他本是個聰明過頂的人，見問寶玉可好些，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，忙跪下，回道：「我不大到寶玉房裡去，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，好歹我不能知。那都是襲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事，太太問他們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就該打嘴！你難道是死人？要你們做什麼？」晴雯道：「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，因老太太說園裡空，大人少，寶玉害怕，所以撥了我去，外間屋裡上夜，不過看屋子。我原回過我笨，不能伏侍，老太太罵了我，『又不叫你管他的事，要伶俐的做什麼？』我聽了，不敢不去，纔去的。不過□半月之內，寶玉叫著了，答應幾句話，就散了。至於寶玉的飲食起居，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，下一層有襲人、麝月、秋紋幾個人。我閒著還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，所以寶玉的事，竟不曾留心。太太既怪，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。」

王夫人信以為實了，忙說：「阿彌陀佛！你不近寶玉，是我的造化！竟不勞你費心！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，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。」因向王善保家的道：「你們進去，好生防他幾日，不許他在寶玉屋裡睡覺。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。」喝聲：「出去！站在這裡，我看不上這浪樣兒！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粧扮！」晴雯只得出來，這氣非同小可，一出門，便拿綉子握著臉，一頭走，一頭哭，直哭到園內去。

這裡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：「這幾年，我越發精神短了，照顧不到，這樣妖精似的東西，竟沒看見！只怕這樣的還有，明日倒得查查。」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，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，常時調唆的邢夫人生事，縱有千百樣言語，此刻也不敢說，只低頭答應著。王善保家的道：「太太且請息怒。這些小事，只交與奴才。如今要查這個是極容易的。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，內外不通風，我們竟給他們個冷不防，帶著人到各處丫頭們房裡搜尋。想來誰有這個，斷不單有這個，自然還有別的。那時翻出別的來，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話倒是，若不如此，斷乎不能明白。」因問鳳姐如何。鳳姐只得答應說：「太太說是，就行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主意很是，不然，一年也查不出來！」

於是大家商議已定。至晚飯後，待賈母安寢了，寶釵等入園時，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併進園，喝命將角門皆上鎖，便從上夜的婆子處來抄檢起。不過抄檢些多餘攢下蠟燭燈油等物。王善保家的道：「這也是賊，不許動的。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。」

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，喝命關門。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，忽見這一干人來，不知為何直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，因迎出鳳姐來，問是何故。鳳姐道：「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，因大家混賴，恐怕有丫頭們偷了，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坐下吃茶。

王家的等搜了一回，又細問「這幾個箱子是誰的，」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。襲人因見晴雯這樣，必有異事，又見這番抄檢，只得自己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，任其搜檢一番，不過平常通用之物。隨放下，又搜別人的。挨次都一一搜過，到晴雯的箱子，因問：「是誰的？怎麼不打開叫搜？」

襲人方欲替晴雯開時，只見晴雯挽著頭髮，闖進來，豁啣一聲，將箱子掀開，兩手提著底子，往地下一倒，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。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，便紫脹了臉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別生氣。我們並非私自就來的，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索。你們叫翻呢，我們就翻一翻；不叫翻，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。那用急的這個樣子？」晴雯聽了這話，越發火上澆油，便指著他的臉，說道：「你說你是太太打發來的，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！太太那邊的人，我也都見過，就只沒看見你這麼個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！」

鳳姐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，心中甚喜，卻礙著邢夫人的臉，忙喝住晴雯。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，剛要還言，鳳姐道：「媽媽，你也不必和他們一般見識，你且細細搜你的。僮們還到各處走走呢。再遲了走了風，我可擔不起。」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，且忍了這口氣，細細的看了一看，也無甚私弊之物，回了鳳姐，要別處去。鳳姐道：「你可細細的查。若這一番查不出來，難回話的。」眾人都道：「盡都細翻了，沒有什麼差錯東西；雖有幾樣男人物件，都是小孩子的東西，想是寶玉的舊物，沒甚關係的。」

鳳姐聽了，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僮們就走，再瞧別處去。」說著，一徑出來，向王善保家的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不知是不是。要抄檢只抄檢僮們家的人；薛大姑娘屋裡，斷乎抄檢不得的。」王善保家的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？」鳳姐點頭道：「我也這樣說呢。」說，一頭到了瀟湘館內。黛玉已睡了，忽報這些人來，不知為何甚事，纔要起來。只見鳳姐已走進來，忙按住他不叫起來，只說：「睡著罷，我們就走的。」這邊且說些閒話。善保家的帶了眾人，到了丫鬟房中，也一一開箱倒籠，抄檢了一番，因從紫鵲房中搜出兩副寶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，一副束帶上的披帶，兩個荷包並扇套，套內有扇子，打開看時，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。王善保家的自為得了意，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，又說：「這些東西，從那裡來的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，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。況且這符兒合扇子，都是老太太和太太常見的。媽媽不信，僮們只管拿了去。」王家的忙笑：「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這也不是什麼稀罕事，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。」紫鵲笑道：「直到如今，我們兩下裡的賬也算不清！要問這一個，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。」

這裡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。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。探春也就猜著必有原故，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，遂命眾丫鬟秉燭開門而待。一時，眾人來了，探春故問：「何事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因丟了一件東西，連日訪察不出人來，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，所以大家搜一搜，使人去疑兒，倒是洗淨人們的好法子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們的丫頭，自然都是些賊，我就是頭一個窩主。既如此，先來搜我的箱櫃，他們所偷了來的，都交給我藏著呢。」說著，便命丫頭們把箱一齊打開，將鏡奩、粧盒、衾袱、衣包，若大若小之物，一齊打開，請鳳姐去抄閱。鳳姐陪笑道：「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，妹妹別錯怪了我。」因命丫鬟們：「快快給姑娘關上。」

平兒豐兒等先忙著替侍書等關的關，收的收。探春道：「我的東西，倒許你們搜閱；要想搜我的丫頭，這可不能。我原比眾人歹毒：凡丫頭所有的東西，我都知道，都在我這裡間收著。一針一線，他們也沒得收藏。要搜，所以只來搜我。你們不依，只管去回太太，只說我違背了太太，該怎麼處治，我去自領。你們別忙，自然你們抄的日子有呢！你們今日早起，不是議論甄家，自己盼著好好的抄家，果然今日真抄了。僮們也漸漸的來了！可知這樣大族人家，若從外頭殺來，一時是殺不死的。這可是古人說的，『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』！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，纔能一敗塗地呢！」說著，不覺流下淚來。

鳳姐只看著眾媳婦們。周瑞家的便道：「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，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，也讓姑娘好安寢。」鳳姐便起身

告辭。探春道：「可細細搜明白了。若明日再來，我就不依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既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裡，就不必搜了。」探春冷笑道：「你果然倒乖！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，還說沒翻？明日敢說我護著丫頭們，不許你們翻了？你趁早說明，若還要翻，不妨再翻一遍！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眾不同的，只得陪笑道：「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索明白了。」探春又問眾人：「你們也都搜明白了沒有？」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：「都明白了。」

那王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，素日雖聞探春的名，他想眾人沒眼色，沒膽量罷了，那裡一個姑娘就這樣利害起來？況且又是庶出，他敢怎麼著？自己又仗著是邢夫人的陪房，連王夫人尚另眼相待，何況別人？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，與他們無干，他便要趁勢作臉，因越眾向前，拉起探春的衣襟，故意一掀，嘻嘻的說道：「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，果然沒有什麼。」鳳姐見他這樣，忙說：「媽媽走罷，別瘋瘋癲癲的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啪的一聲，王家的臉上早著了探春一巴掌。探春登時大怒，指著王家的問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敢來拉扯我的衣裳！我不過看著太太的面上，你又有幾歲年紀，叫你一聲『媽媽』；你就狗仗人勢，天天作耗，在我們跟前逞臉！如今越發了不得了！你索性望我動手動腳的了！你打量我是和你們姑娘那麼好性兒，由著你們欺負，你就錯了主意了！你來搜檢東西，我不惱，你不該拿我取笑兒！」說著，便親自要解鈕子，拉著鳳姐兒細細的翻，「省得叫你們奴才來翻我！」

鳳姐平兒等都忙與探春理裙整袂，口內喝著王善保家的說：「媽媽吃兩口酒，就瘋瘋癲癲起來。前兒把太太也衝撞了。快出去，別再討臉了！」又忙勸探春：「好姑娘，別生氣。他算什麼，姑娘氣著，倒值多了。」探春冷笑道：「我但凡有氣，早一頭碰死了！不然，怎麼許奴才來我身上搜賊贓呢？明兒一早，先回過老太太、太太，再過去給大娘賠禮。該怎麼著，我去領！」

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個沒臉，趕忙躲出窗外，只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這也是頭一遭挨打！我明兒回了太太，仍回老娘家去罷！這個老命還要他做什麼？」探春喝命丫鬟：「你們聽著他說話！還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？」侍書聽說，便出去說道：「媽媽，你知點道理兒，省一句兒罷。你果然回老娘家去，倒是我們的造化了！只怕你捨不得去！你去了，叫誰討主子的好兒，調唆著察考姑娘，折磨我們呢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好丫頭！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。」探春冷笑道：「我們做賊的人，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，就只會背地裡調唆主子！」平兒忙也陪笑解勸，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。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。鳳姐直待服侍探春睡下，方帶著人往對過暖香塢來。

彼時李紈猶病在床上。他與惜春是緊鄰，又和探春相近，故順路先到這兩處。因李紈纔吃了藥睡著，不好驚動，只到丫鬟們房中，一一的搜了一遍，也沒有什麼東西。遂到惜春房中來。因惜春年少，尚未識事，嚇的不知當有什麼事故，鳳姐少不得安慰他。誰知竟在人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鏰子來，約共三四百個，為察姦情，反得賊贓。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。鳳姐也黃了臉，因問：「是那裡的？」人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，說：「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。因我們老丫頭都在南方，如今只跟著叔叔過日子。我叔叔孀子，只要喝酒賭錢，我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，所以每常得了，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，叫我收著的。」

惜春膽小，見了這個，也害怕，說：「我竟不知道。這還了得！二嫂子要打他，好歹帶出他去打罷，我聽不慣的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若果真呢，也倒可怨，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。這個可以傳遞，怕什麼不可傳遞？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。若這話不真，倘是偷來的，你可就別想活了！」人畫跪哭道：「我不敢撒謊！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。若說不是賞的，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！」鳳姐道：「這個自然要問的。——只是真賞的，你也有不是。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呢？你且說是誰接的，我就饒你。下次萬萬不可。」惜春道：「嫂子別饒他。這裡人多，要不管了他，那些大的聽見了，又不知怎麼樣呢。嫂子要依他，我也不依！」鳳姐道：「素日我看他還使得。誰沒一個錯？只這一次，二次再犯，兩罪俱罰。——但不知傳遞是誰？」惜春道：「若說傳遞，再無別人，必是後門上的老張。他常和這些丫頭們鬼鬼祟祟的，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他。」

鳳姐聽說，便命人記下，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著，等明日對明再議。誰知那老張媽原和王善保家有親，近因王善保家的在邢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，便把親戚和伴兒們都看不到眼裡了。後來張家的氣不平，鬥了兩次口，彼此都不說話了。如今王家的聽見他傳遞，碰在他心坎兒上；更兼剛纔挨了探春的打，受了侍書的氣，沒處發泄，聽見張家的這事，因攛掇鳳姐道：「這傳東西的事，關係更大。想來那些東西，自然也是傳遞進來的。奶奶，倒不可不問！」鳳姐兒道：「我知道，不用你說。」

於是別了惜春，方往迎春房內去。迎春已經睡著了，丫鬟們也纔要睡，眾人扣門，半日纔開。鳳姐吩咐：「不必驚動姑娘。」遂往丫鬟們房裡來。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，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，遂留神看他搜檢。先從別人箱子搜起，皆無別物。及到了司棋箱中，隨意掏了一回，王善保家的說：「也沒有什麼東西。」纔要關箱時，周瑞家的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有沒有，總要一樣看看纔公道。」說著，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綿襪並一雙緞鞋，又有一個小包袱。打開看時，裡面是一個同心如意，並一個字帖兒。一總遞給鳳姐。

鳳姐因理家久了，每每看帖看賬，也頗識得幾個字了。那帖是大紅雙喜箋，便看上面寫道：

上月你來家後，父母已覺察了。但姑娘未出閣，尚不能完你我心願。若園內可以相見，你可托張媽給一信。若得在園內一見，倒比來家好說話。千萬，千萬！再所賜香珠二串，今已查收。外特寄香袋一個，略表我心。千萬收好！表弟潘又安具。

鳳姐看了，不由的笑將起來。那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兄妹有這一節風流故事，見了這鞋襪，心內已有些毛病；又見有一紅帖，鳳姐看著笑，他便說道：「必是他們寫的賬不成字，所以奶奶見笑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正是。這個賬竟算不過來，你是司棋的老娘，他表弟也該姓王，怎麼又姓潘呢？」王善保家的見問的奇怪，只得勉強告道：「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，所以他姑表弟姓潘。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因說：「我念給你聽聽。」說著，從頭念了一遍。大家都嚇一跳。

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，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，又氣又臊。周瑞家的四人聽見鳳姐兒念了，都吐舌頭，搖頭兒。周瑞家的道：「王大媽聽見了：這是明明白白，再沒得話說了。這如今怎麼樣呢？」

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。鳳姐只瞅著他，抵著嘴兒嘻嘻的笑，向周瑞家的道：「這倒也好。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，鴉雀不聞，就給他們弄了個女婿來了！」周瑞家的也笑著湊趣兒。王家的無處煞氣，只好打著自己的臉，罵道：「老不死的娼婦！怎麼造下孽了？說嘴打嘴，現世現報！」眾人見他如此，要笑又不敢笑，也有趁願的，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。

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，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，倒覺可異。料此時夜深，且不必盤問，只怕他夜間自尋短志，遂喚兩個婆子監守，且帶了人，拿了贓證回來歇息，等待明日料理。誰知夜裡下面淋血不止，次日便覺身體□軟弱起來，遂掌不住，請醫診視。開方立案，說要保重而去。老嫗們拿了方子，回過王夫人，不免又添一番愁悶，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。

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，坐了一回，又看李紈等。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，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，又命人將人畫的東西一概要來與尤氏過目。尤氏道：「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，只不該私自傳送。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。」因罵人畫：「糊塗東西！」惜春道：「你們管教不嚴，反罵丫頭。這些姊妹，獨我的丫頭沒臉，我如何去見人？昨兒叫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。今日嫂子來的恰好，快帶了他去。或打，或殺，或賣，我一概不管。」人畫聽說，跪地哀求，百般苦告。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□分解說：「他不過一時糊塗，下次再不敢的。看他從小兒服侍一場。」

誰知惜春年幼，天性孤僻，任人怎說，只是咬定牙，斷乎不肯留著，更又說道：「不但不要入畫，如今我也大了，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。況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，我若再去，連我也編派。」尤氏道：「誰敢議論什麼？又有什麼可議論的？姑娘是誰？我們是誰？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，就該問著他纔是。」惜春冷笑道：「你這話問著我倒好！我一個姑娘家，只好躲是非的，我反尋是非，成個什麼人了？況且古人說的，『善惡生死，父子不能有所勸助』，何況你我二人之間？我只能保住自己就夠了。以後你們有事，好歹別累我。」

尤氏聽了，又氣又好笑，因向地下眾人道：「怪道人人都說四姑娘年輕糊塗，我只不信。你們聽這些話，無原無故，又沒輕重，真真的叫人寒心！」眾人都勸說道：「姑娘年輕，奶奶自然該吃些虧的。」惜春冷笑道：「我雖年輕，這話卻不年輕！你們不看書，不識字，所以都是獸子，倒說我糊塗！」尤氏道：「你是狀元，第一個才子！我們糊塗人，不如你明白！」惜春道：「據你這話就不明白。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？可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，那裡眼裡識的出真假，心裡分的出好歹來？你們要看真人，總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，纔能明白呢！」尤氏笑道：「好，好！纔是才子，這會子又做大和尚，講起參悟來了。」惜春道：「我也不是什麼參悟。我看如今人一概也都是人畫一般，沒有什麼大說頭兒！」尤氏道：「可知你真是個心冷嘴冷的人。」惜春道：「怎麼我不冷？我清清白白一個人，為什麼叫你們帶累壞了？」

尤氏心內原有病，怕說這些話，聽說有人議論，已是心中羞惱，只是今日惜春分中，不好發作，忍耐了大半天。今見惜春又說這話，因按捺不住，便問道：「怎麼就帶累了你？你的丫頭的不是，無故說我，我倒忍了這半日，你倒越發得了意，只管說這些話。你是千金小姐，我們以後就不親近你，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兒！即刻就叫人將人畫帶了過去。」說著，便賭氣起身去了。惜春道：「你這一去了，若果然不來，倒也省了口舌是非，大家倒還乾淨！」尤氏聽了，越發生氣，但終久他是姑娘，任憑怎麼樣，也不好和他認真的拌起嘴來，只得索性忍了這口氣，便也不答言，一徑往前邊去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